

上元鑑

施蟄存著

上海書店出版

1929

1002969

复旦大学图书馆

…施 蟄 存…

上元鐙

及其他

一九三四·六十五

上 海

• 水沫書店版 •

1929

・上元鑑・

第二版 一一一五〇〇

・實價七角

著作者 施 蟄 存

出版者 水沫書店

發行所：

上海北四川
路公益坊內

水沫書店

一九二九年八月出版

自序

此上元鑑一卷，凡短篇十種，近作爲多。編校既竣，將出版矣，欲有以語讀者。久之久之，不可得一語。將何所言？文字之優劣，藝術之良窳，讀者能求得之，自詡自謙，皆同嚼蠟。我惟於書有酷嗜，一卷在手，把玩不真，今有出於自己筆下者，居然成帙，亦私心一喜也。付梓初衷，誠卽在此，蓋未嘗敢有問世之想，仰廁作者之林，較一日之短長也。故或有以文字卑瑣，漫災梨棗相病者，是則發兌貿利者賈人，而我又未嘗強人以購吾書，當置不問。

一九二八年八月十四日夕 雨 施蟄存自記

閔行秋日記事

⋮

⋮

⋮

⋮

⋮

...

...

六九

梅雨之夕

⋮

...

...

...

...

...

⋮

...

九

扇

原书空白

天氣熱起來了，男的女的底手裏，出門時都搖着扇子了。將穿敝了的一件夾衫換去了身之後，我也想起：這時令是可以帶了扇子出門了。記得去年曾用過的那柄有朋友葉君寫着秦少游望海潮詞的福州漆骨摺扇還並不破舊，中秋以後，將牠隨便放進了那隻堆存舊扇禿筆的櫥抽屜裏，不知如今還可以用品否。現在是百物昂貴的時候，一副起碼的粗粗地製成的扇骨，配上一頁白扇面，也得要半塊錢呢。如果去年的舊物，還拿得出去用品的話，何必再去買新的呢。

開了那只久閉了的櫥抽屜，把塵封了的什物翻檢了半晌，一個小紙包裏的

是記不起那年代收下來的鳳仙花籽，一個紙匣裏的是用舊了的筆尖，還有一枚人家寫給父親的舊信封裏却藏着許多大清郵票，此外，還有幾付殘破的扇骨，一個陳曼生的細硯，倒是精緻的文房具。再底下，唉，這個東西還存在嗎！——時間真不禁有些悠遠的惆悵。

那是安眠在抽屜底上的，棉紙封袋裏的一柄茜色輕紗的團扇。

現在，都會裏的女士是隨處都有電扇底涼風可以吹拂她們底玉體，而白晝沒有電氣的內地的城市裏的女士是流行着雀羽的扇子了。團扇，當然是過了一時，市面上早已沒有了這一注貨色，年紀輕的後生，恐怕祇好在舊時代的畫本中去端詳一個美人底揮着團扇的姿態了。

我之看見了舊藏的團扇而惆悵，倒並不是因為牠底過時，一種扇子底過時，於我又有什麼關係呢。我之所以覺得惆悵，祇是爲了這一柄團扇是於我有

些瓜葛的。

那還是住在蘇州的少年時候的事哩。

父親因為要到師範學堂做監督而全家遷蘇的那一年，我才只九歲。到蘇州之後的第一個月，我記得很清楚，我整天地藏躲在醋庫巷裏的租住屋裏，不敢出外，因為我不會說蘇州話，人家說話，我也不懂得。

但有一天是非出去不可了，而且是出去和許多的說蘇州話的小朋友接觸，那是父親送我進附屬小學繼續讀書的第一天。先一夜，父親說：『阿寧，明天又要讀書去了。』

我說：『那裏去讀書？』

父親說：『附屬小學，就在師範學堂對面，放了夜學你還好來看我呢。我已經去和裏的先生說好了，原舊是三年級……』他又回過頭去對母親說：『將

來阿寧可以住到我學堂裏去，省得每天來來去去的走。」

母親笑笑，沒有加以可否。我心裏也木然，因為住在家裏和母親一處和住在堂裏和父親一處，在我是都願意的。

語言底難題又來到我心裏，我癡想着：一羣男女小同學在種着花的學校園裏環繞着我，笑着我底家鄉話。

過了一會，母親笑着說：「阿寧，為什麼發着呆，爲了明朝要進學堂去，所以不高興着麼？」

我一聲也不響，呆想着。年老的唐媽在旁邊，又唱起她慣用的嘲笑我的歌詞：「賴學精，稱稱三百斤。」

我被激怒着說：「誰想懶學呀，爲的是怕說起話來給人家笑呀，況且，況且：我一個人也不認識，走進陌生的學堂裏去，叫我怎麼好呢。」

父親就說：『有什麼好笑，就是人家笑，也隨他們好了，過了三個月你一定也會得說蘇州話。如果說沒有人認得，那麼明朝可以和對面金家的惜官珍官同去，明朝早上我帶你去認識認識，搭個小朋友，以後也好一同作伴兒早出晚歸，便當些。』

這樣，於是在進學堂的那天早晨，我認識了生平第一個女朋友：金樹珍。
惜官底名字是樹玉，是她底小兩歲的弟弟。

在能說蘇州話之前，很奇怪地，對了她，我居然很不羞赧地說着家鄉的土話，而且說得很多，很瑣屑。我告訴她城隍山底風景怎樣好，西湖怎樣好——其實那個時候的西湖，還是很荒寒的，而我也祇跟了父親，從清波門出去約略地玩玩一了而已，我在家鄉的小學堂裏讀的是那幾本書，父親有怎樣幾本有好看的圖畫的書。她不能全懂地聽着我底奇怪的鄉音，不時地微笑着，但我並不

覺得如躲在屋子裏不敢出來的時候所想像着那樣的臉紅。

到我能夠自由地說蘇州話，我和她，當然還和她底弟弟，已經因為同級同學，隣居，兩重關係而成爲很親密的朋友了。我之所以後來不願意住到父親學堂裏去，如今回想起來，也就是爲了這個原故。但那時却並沒意識地覺察到這種心緒，只說是爲了要陪伴母親。

一年一年地，無知的童年如燕羽似地掠過了。我在學堂裏，除了他們姊弟之外，不曾有過第三個朋友，每天，除了睡到我底小床上去的夜間和吃飯的時間之外，不曾有過和他們倆分離的時候。於是到了第五年了。我們是在高等第四級。

如果這一年不遺留這一柄團扇給我，現在我還能夠想念起她嗎？我底迴憶還能不能捉到一個起因而曼衍開去嗎？誰知道

那時候的學制，兩級的小學堂是男女兼收的，但中學堂却男女分校了，高等第四級是兩級小學底最末一年，我因此常覺得心裏不寧靜，爲的是暑假畢業後，如果我依照着父親底主意，升學進草橋中學或師範學堂，而她依照着她底父親底主意，輟學家居，便失去了許多親近的機會。那一種心緒，雖然還不會懂得就是現在所謂戀愛底苦悶，但却時常感覺到有一個空虛的生涯將要來了似的煩亂。

於是，顯著的病象是春季小考失敗了。

我素來是個好勝的人，但那時候並不覺得是羞恥。我甚至還希望她和我一樣，對於功課怠惰下去，如果能得大家都留級一年，也是願意的，呀，那時候的心情，便是留級到三年，四年，五年，只要她也繼續地和我同學下去，也都是高興的，一年一度地讀着同樣的書本，只要有她在課室裏，也就好似誦讀

着新的書了。

但是，她說留級是可羞的事，如果我真的連畢業考試也失敗了，在她畢業之後，她將不再和我繼續做朋友，也不許我到她家裏去，就是託名去看她弟弟，她也是要叫阿翠趕我出大門的，因為她看輕不用功的人。

我底知道不用功是可羞的，原來是因為她如此想着而我遂也如此想着的。於是大考的日期在揭示牌上公佈出來。我是被逼得每天晚上要在燈下整理功課了。但這倒是一個很好的機會，在幾個清朗的晚間，她和她弟弟常在晚飯之後差了他們底阿翠過來叫我帶了書本去和他們一同溫理，而我便一定會得由唐媽管領着在月光下穿過清靜的街走進她家底廣漆牆門去。

一夜，月亮光光地，好像是五月望日底前後，天氣是如現在一樣的沉悶。因為距離大考祇有三四夜了，攢集着童稚的頭在燈光下溫習那最覺得艱難的理

科書，不覺得很夜深了。

收拾了書本，將要喊在廂房裏和她家的女僕們說閒話的唐媽的時候，一點亮綠的螢火悠然地從窗外的簾隙間穿過，在空中搖盪了一會，便又悠然地浮上了屋簷。

她叫喊着『撲呀，撲呀』的時候，流螢早已曳着微光從牆東隱逝了去。

『今夜月亮很好呀，園裏一定有許多的螢火蟲，何不去看看呢，』樹玉叫了起來。

月下的園景，忽然浮上我腦裏來了，我冥想著這個時候，牆外的她家底小花園是定有很好的風景的。茅亭裏的花磁凳上去坐坐，亂噪着青蛙的淺池邊去站一會兒，還那裏會想起回家去睡覺呢。那時候，我知道的，從她凝神着的眼光裏，看出了她心中也在浮動着月下的園景，她一定是在想去採擷些夜來